

世纪晚钟

走向共和 晚清历史报告

【插图本】

张建伟 著



世纪晚钟

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

〔插图本〕

张建伟著

走向共和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晚钟/张建伟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0
(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

ISBN 978-7-5354-5211-5

I. 世… II. 张…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0942 号

策 划:武汉七星书坊文化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张远林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敖 露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荆州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875

版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25 千字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版前言

有时,历史就像人的命运,玩弄突变的技术。它的车轮忽然转得那样快,以至于难于辨别一次变化和另一次变化之间的距离,昨天和今天的联系。

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进行了性质完全相同的两场改革:戊戌变法和立宪改革。戊戌变法是光绪皇帝领导的,康有为是旗手。改革进行到第103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扼杀了它,但过了7年,她却领导了一场比戊戌变法走得更远的政治变革,而这一次,旗手却是“戊戌告密”的“叛徒”袁世凯。历史竟是一个圆么?或者像尼采说的,是“永劫轮回”?

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人们不愿相信。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文学作品的涂抹,历史人物早已被装进了“好人”和“坏人”的框框里。仿佛很自然,历史判断被道德判断所取代。善良的人们,不愿看到他们喜欢的好人有污渍,他们厌恶的坏人有优点。或者保守反动,或者改革维新,或者德才兼备,或者无才无德,道德之剑一旦砍下,忠奸立判,泾渭分明。德与才不可分割,破与立不可同列,保守就是保守,改革就是改革,是则是,非则非,狗总是狗,狼总是狼,一点不能含糊。逻辑就这样遮蔽了历史。

或许,评价其他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可以宽容些,但晚清的历史似乎已经定型。慈禧太后和袁世凯的改革怎能与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改革相提并论?前者既然是坏人,其改革肯定可疑,即使真的实行,不过鬼魅伎俩。他们的改革之手肯定是肮脏的,不过套上了一付丝绒手套;他们的改革动机肯定是自私的,不过罩上了一种仪态万方的外表。把自己油漆得再亮,内里也是一根朽木,孔雀虽然有时开屏,转过身就露出屁股。道德就这样涂抹了历史。

但逻辑和道德都不能代替历史。

逻辑当然雄辩,但也往往太过主观,使得一种判断的理由太过充足。我佩服在戊戌变法中的光绪皇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改革精神,更佩服康有为梁启超们在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坚持秀才造反的劲头。但劲头与精神自可以悲壮成戊戌六君子的血色黄昏,但却很难成为他们的改革内容、改革方法和改革策略。

一定适宜的证明。逻辑的推论可能是卓越的推论，但却不能代替历史的事实。在戊戌变法中，历史的事实被逻辑的鲜血染红了，要发见真相，需要把鲜血淘洗掉。这很残酷。但，凡是真实的东西不都是很残酷的吗？

道德当然美好，但却属于伦理学范畴，与历史学往往无缘。我知道慈禧的改革和搞改革都是自私的，我更知道袁世凯的忽而反动，忽而革命，忽而保守，忽而改革，不过全凭时代的需求，仿佛台上的戏子，摇身一变，就成了天才的优伶。但“成者王侯败者贼”是历史的真实和无奈。毫无办法，历史的道德只在这无奈的跑道终点闪光。康有为们是思想家，一切思想家企图把世界置于他们的头脑之中。袁世凯们是实干家，一切实干家则企图把世界置于他们的手掌之上。他们各自会成功到什么程度，在伦理史和历史中的答案各不相同。有人不学有术，如袁世凯，不学有术者搞的改革，未必全不足道。有人学而无术，如康有为，学而无术者搞的改革，未必尽可称道。这样相反相成的现象，我们在残酷的历史中，看得还嫌少吗？

就这样相互映照，戊戌变法和立宪改革，康有为们和袁世凯们，双双走进了我的视界。我用纪实的手法，向读者报告这样两场改革。按照历史叙述时间，关于头一场改革的历史报告，以《温故戊戌年》命名，已经较早地与读者见面了，并在1997年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但我还是希望有兴趣的读者阅读一下这后一篇历史报告。两篇报告讲了两场改革，一场是上个世纪末的一锤暮鼓，一场是本世纪初的一声晨钟。两场改革都失败了。两场改革都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而变成了惊心动魄的最高权力之间的斗争。这是晚清政治改革的宿命吗？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但愿读者从我的书中，不会得出我在歌颂什么或者批判什么的结论。当代人重述过去人的历史，歌颂什么与批判什么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只想弄明白点什么。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实际上是说：当代人述写过去的历史，必须为当代人提供新的对历史的认知，否则便是多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是治史的唯一道德。

完成此书时，正值一个新的世纪末。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改革，无论暮鼓还是晨钟，都已是历史的回声了吧。

于是命名为《世纪晚钟》。

1998年6月于北京西坝河



目 录

修订版总序·····	001
第一版前言·····	007
第一章 桃子熟了·····	001
1. 政治赌徒来到了北京·····	001
2. 盼望改革的人们·····	004
3. 杀机初现·····	006
4. 隔岸观火的枢臣·····	010
5. 政治动物的含义·····	014
第二章 如日初升·····	027
1. 到西方去学点改革的招儿·····	027
2. 警察制度的诞生·····	028
3. “伟大的军事学家”·····	036
4. 一幅政治家的肖像·····	047
5. 废除科举制·····	056
6. “伟大的教育家”·····	061
7. 新政中心·····	066
第三章 新官制·····	073
1. 五大臣回来了·····	073
2. 一个越俎代庖的计谋·····	080

3. 政治天际凝集起乌云·····	084
4. 官员们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	088
5. 泄密的人·····	089
6. 反对改革的人们·····	091
7. 中国的政治裁判员·····	096
8. 紫禁城里的改革会议·····	100
9. “原来这就是改革！”·····	103
10. 袁世凯患了流行感冒·····	106
第四章 屠官北上·····	113
1. 双方只打了个平手·····	113
2. 病虎出山·····	117
3. 仇恨在心要发芽·····	122
4. 政治家的危险不是渎职·····	127
5. 官场无正义,官员无朋友·····	128
第五章 宠臣锋芒·····	133
1. 自己在明处,敌手在暗处·····	133
2. 政治之外的政治·····	134
3. 和皇太后一起聊天意味着什么?·····	135
4. 第三次“人对”·····	140
5. 一枚威震北京的政治信号弹·····	142
第六章 大参案·····	146
1. 为御史画像·····	146
2. 又一个御史出场·····	151
3. 金钱和美女都为权力服务·····	157
4. 在政治地狱里的感觉·····	162
5. 乱云飞渡仍从容·····	164
6. 釜底抽薪之计·····	180
7. 丢卒保车也可能是一步臭棋·····	185



8. “娘打孩子”……………188
9. 一首官场叙事诗……………191

第七章 刀出鞘……………194

1. 袖底裙边来的消息……………194
2. 一个政治决战前的休止符……………197
3. 深夜：专列从天津驶向北京……………205
4. 决战的沙盘……………206
5. 谁是最有权力的人？……………209
6. 杀手借来一把刀……………211

第八章 冷血杀手……………218

1. 秘密武器……………218
2. 苦肉计上吊着一个离间计……………221
3. “一把手”和“二把手”的权力距离……………224
4. 怎样找到一条又忠诚又会咬人的狗……………229
5. 等待天明……………234
6. 罢相……………235
7. 特立独行的政治家……………237

第九章 最后一击……………239

1. 当一个官员没了信念的时候……………239
2. 一张照片要了一个人的命……………242
3. 罢官的理由……………248
4. 最后的挣扎……………249
5. 神仙·老虎·狗……………251
6. 长袖善舞难盖棺……………255

第十章 同归于尽……………257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257

2. 宫廷的陷阱有多深·····	261
3. 死人抓住活人·····	269
4. 足疾·····	279
5. 人心的黑暗·····	287
6. 桃子烂了·····	299
立宪改革大事记·····	307
参考引用书目·····	324
一部鲜活的现实历史报告(代后记)·····	李炳银 / 327



>>> 第一章

桃子熟了



1. 政治赌徒来到了北京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距戊戌变法失败整整7年以后，1905年7月1日，桃子熟了的季节，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乘火车北上京都。

此时此刻，尚无人能领会他的入京觐见意图，那份揣在他怀中的改革奏折，不过是这个冷静清醒、目光如炬的政治干才既可用于伟大善举也可用于万恶勾当的一种道具，更深刻的背景深藏心中，绝不会在观众可见的舞台上张扬。这种背景是一个赌徒的幻想，政治家唯一的刺激物，但从表面上看，那却是一个堂皇的想法，一个可能改变中国近代史命运的设想，唯一的不同是，这个设想必得依靠那个乐于扼杀任何改革思想的专制权力来实现，而它真正的动机又隐藏幕后。

昨天，6月30日，袁世凯得到大内信息：他的政敌之一、三朝老臣王文韶以年老为理由，开去了军机大臣差使，而他的挚朋好友徐世昌入直中枢，已经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而今天，徐世昌又被任命为政务处大臣。一夜之间，两度迁任，袁世凯仿佛听到了报春的鸟啼声。

在官场上，朋友升迁便仿佛自己下降，朋友碗里多了一勺羹，便仿佛自己身上给剜掉一块肉。但这是一般规律。袁世凯坚信，他的朋友不是这样的朋友，徐世昌更不是。他们患难与共，是生死之交。

史书上的袁世凯有“滥交”之名。其意是说袁世凯交朋友，不限流品、不管贵贱，见过面，就滥呼为友。这似乎很像当时人所记载的(译文)：

袁世凯生平，滥交污取，俯视一切，不问家人生产。自其少时，即好为游荡。偶得数金，辄呼朋饮酒，倾刻而尽。后来有了地位，更加顾盼恣睢，有炙手可热之势。每幸一姬，辄有犒赏。只要宴客，便是山珍海味，一席之资，差不多要花去 10 户中等家庭的收入。内外大臣趋之若鹜。其横绝古今，为许多奸雄所不可及的，是他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还有，他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名利为天下所争趋，所以小人都乐于为他效力。^①

但翻遍正史野史，找不到袁世凯如此这般的交友证据，史书中也没有记载过他的朋友哪一个是“小人”，有的倒是他交友的豪爽、真诚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事迹。



▲直隶总督袁世凯(1905年前摄)

在袁世凯的一生中，可以引为骄傲的事情之一就是：他有一颗不忘友情的灵魂。他的朋友都经过考验，而凡是经过了考验的朋友，他便再也不会丢弃，从此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朋友一旦飞黄腾达，就什么也记不得了的忘恩负义之辈。袁世凯不是这样的人。世态炎凉，人生残酷，他不是不知道，但他对朋友有莫逆之交的真情洋溢，仿佛精神方面的感应和狗的嗅觉一样灵敏：能时刻体会到朋友的悲伤，猜到悲伤的原因，于是老在心里牵挂着，直到有一天，自己有能力为朋友舔愈他悲伤的创口，显示出友情的深度。在袁世凯的青年时代，他这样的朋友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徐世昌。

^① 胡思敬《大盗窃国记》。

那是在他 18 岁的时候,考不上功名、辗转流离的袁世凯回到他的老家河南项城。仍是不喜欢读书,但却好出风头。于是不喜欢读书的袁世凯便联合了许多读书人,组织了两个读书社,一名丽泽山房,一名勿欺山屋,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文人诗酒的生活。读书社所需用的房屋、费用都由他一体筹办,而他本人,被公推为这个读书社的负责人。一时间,墨海书香,诗酒风流,“声光灼乡里”,邻近各县的读书人,都知道了袁世凯的名字。

这时,徐世昌正在淮宁县署做着塾师的营生,听到这个消息,专程前来拜访。看门的不认识他,便阻拦,且大声呵斥。徐世昌仿佛没听见,昂然径入。至仰山堂,是为袁世凯读书所居。徐世昌入室,见一人正执卷朗诵,正是袁世凯。徐世昌向之一揖,袁世凯起立还揖,延之上座,惊讶地问:“客从何处来?”徐详告之。坐谈良久,慷慨论天下事,竟是十分融洽,互相倾服。尤其是二人反对八股文,意见完全一致,更觉相见恨晚。于是摆案熏香,称兄道弟,结为至交。从此,徐世昌见人就说:“我认识了一个人,总有一天必成伟业丰功。”问何许人也。徐世昌大声说:“袁世凯也!”^①

从此,二人常来常往。忽有一日,袁世凯见徐世昌闷闷不乐,赶紧问询。徐世昌很不好意思地道出了心迹。原来——徐世昌说——他和袁世凯,在反对八股文的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却不能反对科举制度,因此,虽然他们观点相同,他还是要进京应试,走那条写八股文而科举荣身的道路。现在,京试的时间又快到了,他得赶紧上路,可是盘费不够,竟是举足不得,奈何?袁世凯一听,哈哈大笑:菊人(徐世昌的号)兄啊,这么点事,干吗绕那么一个大弯子,你没钱,我有呀!我的钱还不就是你的钱!然后,倾囊资助,使徐世昌顺利地前往北京,竟中了进士,做了京官。此后徐走文途,袁就武道,二人攀比着互相进步,竟是袁世凯走在了前头。于是在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将徐世昌调入军队,但又知道他不是个武夫的料儿,便不断保举之,并花钱买路,终使徐世昌走进了北京的政治中枢。

官场如市场。如此交情,要伸出手去,交换点什么东西,当不是难事。关键在什么时候伸手——这才是政治交情的最大学问。幸运的是,袁世凯生来就是揣摩风向的行家:徐世昌不仅走进了军机处,而且主持了政务处!这才是政治的晴雨表!政务处,这是大清朝近几年新成立的部级衙门,专门主持政府的改革事宜。要改革啦——这才是不得了的事情!仿佛一潭死水微澜,袁世凯立刻感到紫

^① 陈贛一《睽向斋秘录》,P110。

禁城内早晚会爆发的政治风潮。这风潮将使中央政府天翻地覆。关键时刻！快点去！可别落在别人后头！于是，这个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历史转折点的政治天才，以惊心动魄的速度，扬起了时代的风帆。

他去摘桃子。

2. 盼望改革的人们

那是一枚烧熟的桃子，一枚被日俄战争的大火烧熟的桃子。

发生于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开枪放炮的地方是中国的本土满洲，中国政府宣布中立。大清朝怕日本鬼子，更怕俄国佬。俄国佬败，大清国高兴，日本鬼子败，大清国更高兴，不废朝廷一兵一卒，便可雪当年的甲午之恨！

多么令人失望！一年多的战争，俄军连连败绩，到1905年3月10日，日军占沈阳，俄军死伤9万余，一败涂地。

消息传出，整个世界一片愕然，大清帝国更是一片死寂！好一个小日本！不到10年前，在海上大败中国北洋舰队，那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力量啊！今天，又在海上和陆上大败俄罗斯帝国海陆两军，那是世界列强中的一流劲旅啊！不可思议！原因何在？

突然之间，俄国内部骚



▲日本天皇——日俄战争爆发后，刚创刊的《东方杂志》大量刊登了这场战争的照片，表明盼望改革的人们对这场战争异乎寻常的关注，立宪运动由此而起，这里是几幅该刊刊登的有关照片



▲俄国沙皇,1904年《东方杂志》登载的日俄战争照片

乱蜂起,人们造反了!革命党人带领群众走上街头,顶着枪林弹雨,抗议专制,要求立宪,以挽救国运。不久,俄皇下诏,立宪变法。

尚在惊愕中的中国人如梦方醒。不错,原来症结在此!这不是两国军队的战争,而是两种政治体制的战争。一个专制腐败的政治制度怎能与一个立宪议会的政治制度相抗衡?甲午之役,中国败于斯,日俄战争,俄国又败于斯!被暴政打入冷宫、埋进坟墓的记忆又重新挖掘出来:倘若戊戌

变法成功,大清国便不会有庚子之恨!该醒醒啦——海内外华人同声呼吁——沉睡太久、专制太久、腐败太久的封建帝国,睁开眼睛:这个世界产生了一种比你更好而且有能力取代你的政治制度!变法吧,立宪吧,进行改革吧!

深宫震撼。

清鉴纲目光绪三十一年七月记载:

自日俄战争后,日本以区区三岛,战胜强俄,一时公论多归于立宪,而专制不如立宪之说,遂滕布于万国。甚者谓,是役也,匪直日俄胜负所由分,实专



▲俄皇后，1904年《东方杂志》登载的日俄战争照片

制国与立宪国优劣之所由判……于是中国人民纷然并起，向政府要求立宪。

然而，在这个没有民主习惯的大清国，人民的语言是不算数的。无论多么微小的改革，也必得自上而下地进行，何况体制的变迁。

对此，远在大洋彼岸的孙中山等革命者，早已不报任何希望。倒是戊戌变法中险些人头落地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对这个专制帝国仍抱有无限的期待。梁启超远远地呼唤着，大清国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此时不开议会，将永无开议会之可能！”焦灼之情，溢于言表。

这两位曾因变法失败而叛亡的改良领袖希冀着，在那黑暗的朝廷大内，会出现一位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披肝沥胆奏陈改革的权臣，上承戊戌，实现他们未竟的变法事业。

仿佛两极相通，心灵回响，康有为、梁启超翘首仰盼的紫禁城内终于传出第一声改革政治体制的奏章。那声音那么熟悉，天哪——竟是他！

3. 杀机初现

1905年7月2日，袁世凯奏请大清国实行立宪政体。“救亡非立宪不可，立宪非取法邻邦不可。”这一出乎预料的举动不仅使康、梁诧异，就是当朝文武也

无不惊讶莫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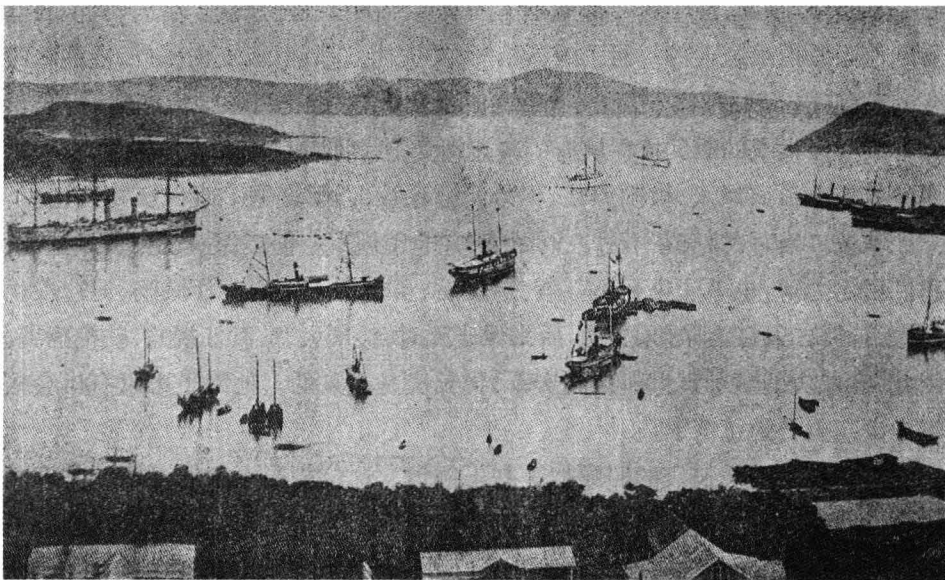
这是怎么啦？黑夜的猫头鹰竟在白日起飞。它投靠黑暗、扑灭光明的告密行动就发生在并不遥远的7年前，满朝文武中起码还有一半可做当年的人证，包括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已被软禁的光绪皇帝。

当年，人们是怎样咬牙切齿地声讨这个卖主求荣的家伙啊！“嘶嘶作响的毒蛇”、“狂吠的狗”、“野兽”、“政治流氓”、“魔鬼的爪子”……康、梁更是恨不得食袁之肉而后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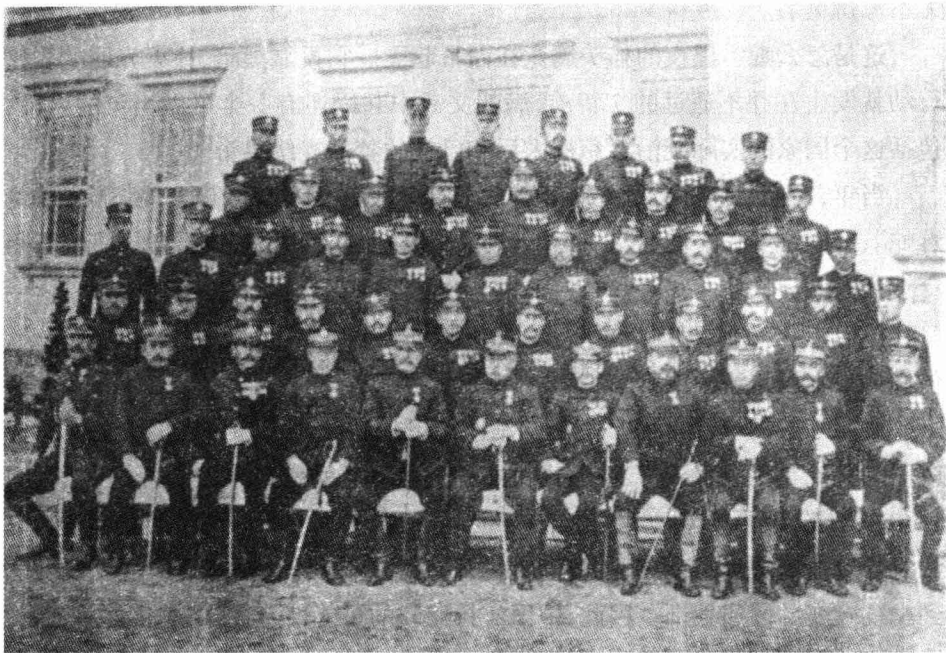
然而，现今的袁世凯满面春风、慷慨陈词，当年的叛卖行径一句也未提及，仿佛那根本就是一种误解。

按照一般的政治常识，一个专制体制下的朝廷大臣却要提倡政府实行宪政——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简直就是向当权者开炮。对此，1640年时的英国（君主立宪），1789年时的法国（共和立宪），都是历史明证。它常常导致血流成河。而中国，不过在并不遥远的7年前，便有一次从戊戌变法到戊戌政变的惨痛教训。因此，中国实行宪政的可能性，自从戊戌年之后，像一股潜流，仅仅在民间的知识分子中流淌。

1903年，中国第一个下海经商的状元张謇，赴日调查了日本的现代工业、教育和政府机构，这使他明白了日本明治维新后不断壮大和发展的深层原因。回国后，他于1904年花了几乎一个月时间草拟了一份立宪奏章。然而，他此时



▲参战的俄国舰队，1904年《东方杂志》登载的日俄战争照片



▲参战的日本陆军，1904年《东方杂志》登载的日俄战争照片

已经是平民身份，无论写出什么重要的东西，也无法上达天聪。就在这时，他想起了袁世凯。

整整20年前，连个秀才都考不上的袁世凯决定投笔从戎。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他当时留给家人的一封信，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然后，离开家乡，乘船去了山东，投效淮军将领吴长庆麾下。这位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有一段过命交情。那是在太平天国时期，淮军所属吴长庆军孤旅深入，被困庐江，不禁四方呼救，以解燃眉。袁保庆得到消息，立往驰援。当时，保庆军不过一营团练，并非正规军。但袁保庆说：“孤城垂危，我们虽然力薄，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最后，虽救援未果而庐江城陷，但这段生死情谊，使二人订为兄弟之好。后来保庆死时，长庆大悲，渡江视殓，扶棺痛哭。因此，袁保庆的嗣子袁世凯来到庆军，吴长庆是高兴的。他终于可以有偿回报袁世凯嗣父的恩情了。

但袁世凯对吴长庆的照顾似乎并不领情。这位相当于他的“父执”的淮军将领，不要求袁世凯在军中做事，而是要求他继续读书。总之，还是要求他走科举显身的道路。而且，吴长庆给袁世凯请了一位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才子张